開放文學 -- 歷代筆記 -- 續世說
任誕

宋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，意不平，多稱疾不朝。出郭遊行，或一百六七十里，經旬不歸。既無表聞，又不請急，被奏免官，遂為山澤之游。生業甚厚，奴僮既眾，門生數百，鑿山濬湖，功役無已。尋山涉嶺，必造幽峻。岩嶂數十重，莫不備盡登躡。常著木屐上山，則去其前齒。下山去其後齒。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，直至臨海。從者數百。臨海太守驚駭，謂為山賊，知是靈運乃安。　　顏延年疏誕，不能取容當世。宋文帝傳詔召之，頻不見。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，了不應對。他日醉醒，乃見帝。嘗問以諸子才能，延年曰：濬得臣筆，測得臣文，奐得臣義，躍得臣酒。何尚之嘲云：誰得卿狂？答曰：其狂不可及。

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，嗜酒食，不拘檢，好往妻江氏家乞食，多見辱，不以為恥。食畢，求檳榔。江氏兄弟戲之曰：檳榔消食，君乃常饑，何意須此？及穆之貴，為丹陽令，召江氏兄弟食，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。

謝超宗恃才使酒，多所陵忽。為齊高帝黃門郎，在省常醉。上召見，論北方事。超宗曰：敵動來二十年矣，佛出亦無如之何。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。人問曰：聞有命，定是何府？超宗答曰：不知是何司馬，為是司驢。既是驢府，政應司驢。

齊尚書左丞謝幾卿，性通脫，不拘朝憲。嘗預樂游苑，宴不得醉而還。因詣道邊酒壚，停車褰幔，與車前三騶對飲。觀者如堵。幾卿處之自如。

謝譙不妄交，接門無雜賓。有時獨醉。曰：入吾室者，但有清風。對吾飲者，惟當明月。

袁粲為中書令領丹陽，不以事務經心，獨步園林，詩酒自適。家居負郭，每杖策逍遙，當其意得，悠然忘反。郡南一家頗有竹石，粲率爾步往，不通主人，直造竹所，嘯詠自得。主人出，語笑款然。俄而車騎羽儀至，方知是袁尹也。又嘗步屧白楊郊野，間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與酣飲。明日此人謂被知遇，詣門求進，粲曰：昨日飲酒無偶，聊相邀爾。竟不與相見。

梁蕭恭尤好賓友，酣宴終日。時元帝勤心著述，未嘗妄進卮酒。恭從容謂曰：下官歷觀時人，多有不好歡興。乃仰眠牀上，看屋樑而著書，千秋萬歲，誰傳此者？勞神苦思，竟不成名。豈如臨清風，對朗月，登山汛水，肆意酣歌也。

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，出宅邊菊叢中坐之，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潛不解音樂，而畜素琴一張，每有酒適，輒撫弄以寄意。貴賤造之，有酒輒設，潛若先醉，便語客：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其真率如此。

北齊王晞為並州司馬，人謂之方外司馬。昭帝欲以晞為侍中，苦辭不受。或勸晞勿自疏，晞曰：我少年以來，閱要人多矣。充詘少時，鮮不敗績。且性實疏緩，不堪時務。人主恩私，何由可保？萬一披猖，求退無地，非不愛作熱官，但思之爛熟爾。

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，招引賓客，一席之費，動至萬錢，猶恨其儉。朝廷欲處之，貴要必以疾辭。告人云：廢人飲美酒，對名勝，安能作刀筆吏，番故紙乎？

東魏侍中王元忠，雖處要任，不以物干懷，惟飲酒自娛。丞相高歡欲用為僕射，元忠子勸父節酒。元忠曰：「我言僕射，不勝飲酒樂。爾愛僕射，宜勿飲酒。」

北齊崔瞻在御史台，常宅中送食，備盡珍羞，別室獨餐，處之自若。有一河東人士姓裴，亦為御史，伺瞻食便往造焉，瞻不與交言，又不命匙箸，裴坐觀瞻食罷而退。明日自攜匙箸，恣意飲啖。瞻曰：初不喚君食，亦不共君語，遂能不拘小節。昔劉毅在京口，自請鵝炙，亦豈異是？君定是名士。於是每與之同食。

唐傅奕駁佛教，平生遇患，未嘗服藥。雖究陰陽數術之書，而並不知信。嘗醉臥，蹷然起曰：吾其死矣。因自為墓志曰：傅奕，青山白雲人也，因酒醉死。嗚呼哀哉！其縱達皆此類。

崔承慶臨終，戒子斂以常服，不用牲牢。墳高可認，不須廣大，事辦即葬，不須卜擇。墓中器物，瓷漆而已。有棺無槨，務在簡要。碑誌但記官號年代，不須廣文飾。

路恕私第有佳園林，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，迄於元和末，僅四十年，朝之名卿，咸從之游。高歌縱酒，不屑外慮。未嘗問家事，人亦以和易稱之。

柳渾好諧謔放達，與人交豁然無隱情。不治產業。官至丞相，假宅而居。罷相數日，則命親族尋勝，宴醉方歸，陶陶然忘其黜免。時李勉盧翰皆退罷，相謂曰：吾輩視柳宜城，悉為拘俗之人也。

胡楚賓屬文敏速，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。高宗每令作文，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，便以杯賜之。楚賓終日酣宴，家無所藏，費盡復入，待有又出，未嘗言禁中事。醉後人或問之，答以他事而已。

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。無復規檢。自號四明狂客，又稱秘書外監，遨遊里巷，醉後屬詞，動成卷軸，文不加點，咸有可觀。又善草隸書，好事者供其箋翰，每紙不過數十字，共傳寶之。陸象先，知章族姑子也，與知章相親善。象先常謂人曰：賀兄言論調態，真可謂風流之士。吾與子弟離闊，都不思之。一日不見賀兄，則鄙吝生矣。

李白待詔翰林。白與飲徒醉於酒肆，元宗有感，欲造樂府新詞，亟召白。白已臥於肆中矣。召入以水灑面，即令秉筆，頃之成十餘首，帝頗嘉之。嘗沉醉，令高力士脫靴，由是斥去。乃浪跡江湖，終日沉飲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，與白詩酒相歡。嘗月夜乘舟彩石，達金陵，白衣宮錦袍於舟中，顧瞻笑傲，旁若無人。初賀知章見白，賞之曰：天上謫仙人也。

杜甫與嚴武世舊。武鎮蜀，辟甫為參謀，待遇甚隆。甫馮醉登武之牀，瞪視武曰：嚴挺之乃有此兒。武雖急暴，不以為忤。甫於城都浣花里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笑詠，與田畯野老相狎，蕩無拘檢。嚴武過之，有時不冠。故武詩云：莫倚善為鸚鵡賦，何須不著鵔鸃冠。其傲誕如此。

後唐馬鬱事武皇莊宗，禮遇甚厚，累官至秘書監。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，與賓僚宴集，出珍果陳列於前。客無敢先嘗者。當鬱前者，食之必盡。承業私戒主者曰：「他日馬監至，惟以乾藕子置前而已。」鬱知不可啖，異日，靴中出一鐵撾，碎而食之。承業大笑曰：「為公易之，勿敗吾案。」其俊率如此。